

在南澳， 遇見泰雅與客家

文、圖／
阡陌

我坐在南澳火車站候車室面向門口的位子，欣賞大雨後的南澳景觀。

一尊白玉觀音巍然聳立在廣場，護佑著整個村落；雲霧在山巒間飄移，有時像仙女揮舞白緞帶，有時又化成一大團綿絮。寧靜安詳的街景，讓我暫時忘了一身濕黏的不舒服。

南澳位於宜蘭縣南方，三面環山，一面向海，是泰雅族的故鄉，也是進入蘇花公路的起始點。

趁著新冠肺炎 (COVID-19) 疫情尚未嚴峻之際，我與家人搭乘從臺北啓程的自強號來到南澳，體驗了一趟歷史因素造成的南澳奇特行政區域之旅。

走出小小的車站，右轉依著「朝陽國家步道」的標誌走，想去探訪美麗的朝陽漁港。經過朝陽環山生態園區，野花盛開，蝴蝶紛飛；白鷺鷥有時結伴飛翔，有時漫步覓食，好一幅閒適的田園風光。

1

來到登山步道起點，下方就是朝陽漁港。小小的港灣依偎在山崖邊，幾艘漁船停泊在港內，一兩艘船上有漁夫忙著修補魚網。順著階梯爬上防波堤，蔚藍大海，無邊無際，我忍不住脫下口罩，暢快呼吸。

在港邊小餐廳用餐，一鉢白帶魚米粉、一盤芹菜炒花枝、一份炒海菜，三人大快朵頤，開心享用物超所值的鮮美味。後方一個大圓桌圍坐了四男二女，你一言我一語談論著有關發展南澳觀光的各種方案，國語中夾帶著濃濃的泰雅腔和客家腔。談到有共識時，便開心敬酒大喊乾杯。

下雨了，披上雨衣，往朝陽社區行去，經過「羅大春開路紀念碑」和「天后宮」、「震安宮」，輝煌雄偉的宮廟，是朝陽社區客家住民的信仰中心。

清同治 13 年 (西元 1874 年)，羅大春率兵修築蘇花古道，漢人勢力正式進入大南澳地區，但遭泰雅民族抵抗，築路中

斷。光緒 16 年 (西元 1890 年)，劉銘傳派兵征討南澳，留下三營兵力駐守，漢人在大南澳平原建立了穩固的據點，即今日蘇花公路以南區域。

從「蓬萊國小」越過蘇花公路，一尊泰雅酋長威武的雕像立在武雲橋頭，旁邊屋舍牆壁上彩繪有泰雅原住民的圖騰，前方的南澳社區靜靜倚靠山下，這裡住著泰雅族群。

朝陽國家步道旅遊資訊

門票：免費

設施：觀景台 & 步道

交通：自行開車：

台 9 線 (蘇花公路) 看到南澳分駐所後，轉南澳路接朝陽路進入南澳後，往南澳漁港方向到底右手邊抵達登山口。或於台 9 線 128.5 公里處新澳橋轉娜娘路，往南澳漁港方向到底右手邊抵達登山口。

大眾運輸：

搭乘臺鐵至南澳火車站下車，在火車站附近可租用腳踏車，往宜 56 鄉道往南澳漁港方向到底右手邊抵達登山口。

❶ 雨後雲霧繚繞的南澳街景。

❷ 火車快飛綠野間。





① 一群剛放學的小學生，在雜貨店門口邊吃零食邊嬉鬧。向店家問明了南澳天主堂方向，這座建於民國37年(西元1948年)的老教堂，全名叫「南澳聖若瑟天主教堂」，堅毅地聳立在山坡邊，默默守護著眼下的子民。素雅的灰色建築，當初是由華思儉(Georges-Etienne Beauregard, S.J.)神父一磚一石建立起來，神父在南澳設立天主教會南澳醫院，傳教兼行醫，在南澳教區服務60年，直到高齡90才退休，奉獻的精神，深受當地居民感念。轉往另一條巷子，遠遠望見高聳的真耶穌會教堂，高聳的建築除了是在地的明顯地標，也是在地民衆的信仰中心。靜謐安寧的教堂，帶給人平靜穩定的生命力量。

社區街道整齊劃一，兩位婦女坐在屋前桌邊喝茶談天；老中小三代在院子忙進忙出，好歡樂的家族聚會。

沿著蜿蜒小路往車站走，迎面三三兩兩走來南澳高中學生，不分泰雅或漢族，

邊走邊談笑。

出了南澳社區往車站走，雨勢傾盆而下。丈夫招來一輛計程車，車子在暴雨中駛向海岸社區的「天祝宮」，我全身溼透走上二樓，管理的師姑訝異問說：「要看直立媽祖像嗎？快進來。」小小的天祝宮裡因有尊直立媽祖而聞名，。

南澳三面環山，一面向海，南澳溪在出海口附近沖刷出一塊肥沃平原。依地理位置，南澳屬於宜蘭縣的一個區域，卻被蘇花公路切割成兩個不同的行政區，公路以南屬蘇澳鎮；公路以北屬南澳鄉。例如「南澳火車站」屬蘇澳鎮；「南澳鄉公所」位在蘇花公路旁，但馬路對面的「蓬萊國小」和旁邊住家卻屬蘇澳鎮。

日治時期因實行「漢原分治政策」，大致上以蘇花公路為界，南側沿海地區劃為蘇澳鎮東澳里，漢人在此開墾平地、出海捕魚維生；北側山區為南澳鄉東岳村，散佈著金岳、武塔等幾個原住民部落。如



① 白鷺田中覓食。② 清澈的朝陽漁港。
③ 震安宮漢民族的信仰中心。④ 泰雅族的故鄉。

此複雜的區分情況，不是基於地理條件，而是緣於複雜的歷史因素。

司機朱先生又載我們前往武塔部落，大雨滂沱中我披上雨衣，踩過地上積水，走往宜蘭縣南澳鄉莎韻紀念公園的「莎韻之鐘」，繞著亭子，拍了幾張照片，一身

濕漉漉回車上；車子又繞到武塔部落前，我登上南澳南溪堤防邊的涼亭，拍下兀立一旁、字跡模糊的「莎韻紀念碑」。

民國 27 年，日治時代後期，泰雅少女莎韻·哈勇 (Sayun Hayon) 為了送日籍老師返國入伍，在暴風雨中過獨木橋時，不幸失足掉落南澳溪殉難，臺灣總督聽聞此事，特在南澳南溪堤防道路盡頭，豎立「莎韻紀念碑」，並頒贈一只鐘作為表彰，稱為「莎韻之鐘」。

由於朱先生熱心協助，在暴風雨中載著我們再度遊走在南澳兩個不同的行政區，詳細解說了景點的故事，讓造訪南澳拍照的我，在回憶照片時有了更深刻的體驗。

正想著該如何感謝，車站前突然聚集了不少小轎車、摩托車和計程車，一班火車進站，大群乘客有說有笑出來，急忙互道再見，各自坐上來接載的車子回家去。

廣場上的白玉觀音，慈悲無分別地守護著眼下的土地和居民，讓他們不分先後來到，和樂共處，平安過好每一個日子。

華燈初上，我們驗過票走進月台，一列從花蓮開來的自強號緩緩停靠月台，我們依數字找尋片刻專屬的車廂、座位，等待汽笛鳴響，火車載著我們慢慢駛離南澳。

短短一日遊，我認識了這一方清淨山水，遇見了南澳複雜行政區域中，和樂共處的泰雅與客家族群。🌊